

【楔子】

「嘖，早知道昨晚就不跟他們喝了。」保護套上以燙金字樣寫著廟宇名撐的平安浮懸掛於後照鏡下因路面顛簸左右搖晃，隨著車內有如冷槍暗箭般不時突襲的震動，我覺得自己宿醉頭痛的情況演變得更加嚴重，甚至開始想把剛吃進肚的早餐送給塑膠袋了。

怎麼可以讓那麼浪費的事情發生！不只是基於到口的食物沒可能吐出的原則，也因為剛吃的烤總匯三明治價值五十五元，以一天兩百元的花費標準來說談不上便宜，而且幾年前還可以用一個銅板內的價錢買到含飲料的套餐，近年的物價卻還在以顯著的速度成長。越想頭越痛。

收音機裡傳來電台主持人向聽眾們打招呼的聲音，望向空蕩蕩的六線道大馬路和眼前的紅燈，我握著排檔桿有點想鬆開腳下的煞車轉踩油門。『週休假日的大清早，而且又不在住宅區，應該不太可能出現警察或者無聊衝出來路人吧？』這樣的念頭想歸想，我還是沒付諸實行，畢竟腦袋還正痛得像有人在背後拿用布條綁好的榔頭時不時敲兩下，而且沒差這一丁點時間。

紅燈讀秒到一然後轉綠，我打了方向燈接著旋動方向盤將車轉進只有雙線道的窄路，這條兩旁只有大片田地、樹木的產業道路直到近兩年才被命名，路程上平順簡單的在連接到主要幹道前都是單純的直線，只偶爾出現幾個通往田地或遠處工廠的小路。

而且，之前沒怎麼注意但我現在認為非常重要的：感謝命名同時進行的整路計劃讓這條路平坦得幾乎沒多少坑洞，這讓開在上頭的感覺非常舒服。降低車窗讓窗外空氣流入，我伸手掏撈的副駕駛坐前的置物箱尋找口香糖想把反胃感壓下去一點，翻了會手裡摸到的卻只有行照、發票、飲料店集點卡等等，全都是無關緊要的雜物。

「對了，前幾天載阿顏他們的時候好像拿去了……」想到當時的情況，我側過身把手探往後座尋找，果然沒摸幾下手指間就碰到熟悉的塑料夾鍊袋包裝。

腦袋這時還在隱隱作痛，我想今天就多倒兩顆來嚼吧。咬著包裝袋扯開夾鍊，單手抓著方向盤將裹著硬殼的口香糖往嘴裡倒，突然一道黑影從右側衝出，眼角餘光裡一旁的鐵絲網上似乎寫著某某花市。

「糟！」一個沒注意就衝過九十公里的時速下緊急煞車讓我整個人往方向盤撞，比起肋骨上的痛更恐怖的，是透過方向盤傳來那紮紮實實撞到東西的感覺、同時聽到“碰”地一聲在耳邊炸響以及從車子前倒下的騎車人影。

——我撞到人了。

「喂！你沒事吧？」拉了手煞車我甩上車門衝出車查看，倒在我車前的125cc摩托車車頭燈碎片混著沙土枝葉灑了一地，原本大概放在腳踏墊上的植株也全爛得不成樣子，車殼上大片裂痕和刮傷怵目驚心，騎車的人倒在差不多一公尺外的柏油路面上，安全帽鏡片也裂出亂七八糟的花紋，看那人衣服褲子擦破了一大片布混著血跡，我緊張得冷汗沿著額頭滴下來，但還是壯起膽上前喊人：「喂！沒事吧？你還好嗎？」

一會後對方醒過來了，拿掉安全帽的臉整個青慘慘地呆呆看著我，好一會他才回神，卻堅持不用到醫院檢查，在我講了很久後才勉強答應留下資料讓我賠他東西和修車、醫藥費。

雖然擔心，不過看他似乎真的沒多重的傷勢，我也就鬆一口氣讓他走了。